

烟囱

……鼯鼠钻洞，鲨鱼戏水，蜘蛛是块小黑煤。

图尔看了看黑乎乎的自己。“爷爷，为什么我们是小黑煤？”

“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烟囱里呀。”

“那为什么鼯鼠在钻洞？”

“因为鼯鼠们觉得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大坑。”

“为什么鲨鱼能有水玩？”

“因为他们富有。”爷爷摸着发白的胡须，乐呵呵地回答图尔。

“有钱真好。”图尔爱不释手地翻看画着城市、森林、高山的绘本。“这些就是烟囱外面的世界的样子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爷爷见图尔的眼睛们快要黏在绘本上，伸手合上了绘本，抢了过去。“今天就到这里了。我来给你讲讲烟囱里居民们的故事吧。”

“我不要！每次爷爷都不让我看太久外面的事物，我不想再听烟囱的故事了！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！”

爷爷听着，瞪大了双眼，须发又白了几分。他将厚重的绘本扔了出去，纸页散开，飘得到处都是。“一个两个的都这样。你要去就去吧。我没有多少时间了……”说完离开了图尔的房间。

图尔一下子就心软了，一张一张地捡起纸页重新排序拼好，放回桌上。图尔舍不得爷爷。绘本躺在桌上，一连好几天没有被翻动。

烟囱里并无所谓白天与黑夜，只是在某个时刻，烟囱居民会统一地点起一盏额外的灯，在额外的灯光下开始一天的生活。他们管那段时间叫夜晚。等到白天到来，额外的灯被关闭，居民们陆续进入梦乡。

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透过墙壁传来的拍打声格外清晰，那是令烟囱居民又爱又怕的声音。他们管那个声音叫“天谴”，是上天用来督促居民们努力劳作的。图尔被那个声音深深地吸引着。图尔越是想，越是心烦意乱，忍不住翻开绘本，忍不住告诉爷爷，自己还是想到外面去。

“等我到了外面，就可以向鼯鼠们证明，我们生活的地方是烟囱而不是大坑！等我回来给爷爷讲述真实的外面世界，而不是绘本上的。”

爷爷长叹了口气：“这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了吧。下到烟囱的最底层，去见见繁星吧。”

“繁星？是谁？”图尔还想再问，爷爷却一言不发，就那么坐着，渐渐闭上了眼睛。

图尔不再打扰爷爷，离开房间向下层走去。

越往下走，墙壁外传来的“天谴”声越大，图尔不禁打起了寒颤。一直往下，到了没有路的地方，图尔落在地上的感觉确实不同上面，是真正踩着大地的感觉。

灯火通明的地方，图尔却觉得眼前十分昏暗，看到的東西都有重影。图尔拉住过往的蜘蛛询问繁星的住址，被指往了一个角落。据说那是烟囱里“天谴”声最大的角落，没什么人愿意往那里走。图尔鼓起勇气，抑制住心中的恐惧与冲动，一点一点挪向了那个角落。

在一扇挂满蛛网，看起来很久没有打扫过的门前停住，轻轻地叩门。

“进来。”门后传来一声低沉雄厚的许可，图尔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，看到了眼前的庞然大物，先是一愣。对方的体型比自己大上好几圈，十二只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图尔。图尔被盯得发慌，左边的脚碰碰右边的脚，右边的脚碰碰左边的脚，最后愣是跳起了奇怪的舞。

“不必紧张。你是图尔吧？”

沉稳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图尔逐渐恢复了常态。“你怎么认得我？”

“怎么突然来看我了？出了什么事吗？”繁星没有回答图尔的问题。

“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爷爷让我来见你。”

繁星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开口：“你爷爷还好吗？”

“他一直挺好的，我跟他说完之后他就先休息了。”

“非得到外面去不可吗？你爷爷挑挑拣拣那么久，挑出了看起来最弱小安定的一个，却是唯一一个想着要出去的，造化弄人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，我不明白，到外面去很危险吗，爷爷也不想我接触外面的世界。”

“危险？出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回的来！你爷爷的妻子和儿子，我的女儿……就是你的父母！”繁星说着声音有些颤抖起来，“都是嚷着要去外面探险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回得来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烟囱居民到了外界就一定会被天谴惩罚，是这么说的。通常来说，烟囱里的居民是没有想要到外面的心的，但总有些我们的同胞和海豚一族的成员们，会想要离开烟囱，就像是什么诅咒一样，接二连三地出去送死……即便如此，图尔你……”

“我还是想要出去，看外面的世界，也要弄清为什么我的父母和奶奶会死！”

“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……”繁星站了起来，身上掉了许多灰。站起来后的繁星又比先前高大上许多，“无法被抗拒的天性，是被天谴选中的一群人，你们生来就是为了被献祭，去安抚被触怒的上天。”繁星喃喃自语着，图尔不敢出声。

“去吧，也只能去了。下面的出口被木板层层钉死，唯一的出口在烟囱的顶端。”繁星从架子上拿下一只小水罐和一些贝壳。“这点水和钱你拿着，不要再去打扰你的爷爷了，走吧，直接走吧。”

图尔恭敬地接过水罐和贝壳，道了谢，准备踏上旅程。

图尔走后，繁星缓缓挪动出了门，过路的蜘蛛向繁星抬腿表示尊敬。繁星拖着年迈的步伐向上走，来到了图尔的家里。图尔的爷爷依旧在原地闭着眼睛，繁星来到他的身边。

“图尔去了，老爷子……要回来啊，图尔。”说完，繁星也闭上了眼睛，两只年迈的蜘蛛并排在一起，失去了生命体征。

图尔往上走着，拿出水罐摇了摇，摇不动，满满当当的。图尔打开了瓶塞，水的清香扑鼻。图尔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清水，高兴坏了。抿了一小口，甘甜清凉的感觉浸润全身，图尔开心地将瓶塞塞好，继续上行。

蜘蛛的地区走到头了，往上蜈蚣的地域。

“又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要去送死啊，省省吧，就是吃太饱了撑的。”在蜘蛛地区的边界，几只蜘蛛看到图尔想往上走，一同嘲笑着。

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是你们。图尔没有和他们计较，吐出丝来连接断层，在嘲笑声中把自己拉往蜈蚣居住的区域。

搭上前脚，探出脑袋，一只蜈蚣怼上了跟前。图尔第一次见到蜈蚣，吓得差点掉回去。

“新鲜的肉食送上门啦？”对方的话又引来了许多同伴。

“我不是……我想到烟囱外面去。”图尔怯生生地回应。

“烟囱？这才不是什么烟囱，这是废弃的管道！只有你们煤炭一样的生物才会觉得这是烟囱！”另一只蜈蚣这样说着，图尔不知道如何反驳，毕竟自己也没有见过烟囱的外部，并不能定夺这个建筑到底是什么。

“没有散居的海豚带领，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地盘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小黑煤？”

图尔确实有听爷爷说起，海豚扮演着烟囱居民之间跨地区贸易、交流与管理等的角色，

只有他们可以随意出入不同的地域。可眼下哪里去找一只肯为自己当通行证的海豚？

“我来给那个孩子带路。”图尔正为难着，响起了海豚的声音。

“呦？坐着浴缸来啦，老板？按照惯例得给一些吧？”蜈蚣们离开图尔，围向了坐在带着轮子的“浴缸”里的海豚。

“既然你们要洗澡水那就拿去吧。”海豚将“浴缸”里的水扬出，蜈蚣们争先恐后地跳起争夺，贪婪地吮吸着落在地上的水。

海豚绕过蜈蚣们，驾着浴缸来到了图尔面前。“你想要到……烟囱之外去对吧？”

“嗯！”图尔回过神来，看了一眼浴缸里的水，再看看自己的小水罐，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原来不只是鲨鱼才有水玩，海豚也有。

“啊对了，这是敞篷跑车，才不是什么浴缸。”海豚见图尔盯着自己跑车里的水，便问：“你也想要来一点吗，小家伙？”

“啊，不。我自己有，说着亮出了自己的小水罐。”

“还不少嘛，对付这段旅程绰绰有余了。我叫克兰，已经很久没有小蜘蛛愿意离开烟囱了，等得好无聊啊。”

“我是图尔。……你知道去到外面的人没有一个能回得来的事吗？”

“我懂的东西可比你多得多，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愿意参与送死的冒险。”

“到外面去的人们真的都死了吗？”

“谁知道呢。‘我们需要去探索的，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所见所闻’。一起去看看吧，看看是什么庞然大物截断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，看看我们生活的地方到底是烟囱，还是怪物的食道。”

两人在蜈蚣的区域里穿行，一点一点往上走。一路上克兰像个洒水车一样给拦路的蜈蚣洒水。图尔认真地数了蜈蚣的脚，发现真的比自己的多上许多。图尔问克兰为什么蜈蚣的体型那么大，克兰告诉图尔这是在烟囱里生活难免的。图尔又问克兰为什么海豚的体型比繁星还小，克兰告诉图尔这是在烟囱里生活难免的。

来到了蜈蚣和海龟的边界，图尔和克兰搭上了连通两个区域的电梯。

“烟囱里竟然还有电梯。”图尔惊奇地看着封闭的小箱子。

“每个区域的连接处都有电梯，除了你们蜘蛛的地方。你们族人选择用蛛网接送，单次要价半桶水，所以海豚们不太愿意到你们那儿去。回来就没有水啦，不仅在海豚里，在所有居民眼里，我们的身价都会大跌，谁也不想的，除非有能力在你们那儿赚个盆满钵满。但是一桶水换一桶贝壳，傻子才会那么做。还有啊，不许在其他动物面前说我们生活的地方是烟囱。”克兰很认真地告诫图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关乎一个物种的信仰，谁也不希望自己的信仰被别人否定，被别人添上新的定义。往上是海龟的地界，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电梯井里。在电梯井里装电梯井！真有他们的！”

海龟区域的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沙子，在灯光没日没夜的照射下变得十分滚烫。克兰提议让图尔用网把自己和跑车双双兜起来，免得被煮熟了。图尔为了报答克兰为自己带路，接受了这个提议。

克兰休息的时候图尔织网，克兰醒了两人继续赶路，网织了又破，破了又织，把图尔弄得焦头烂额，疲惫不堪。

再往上是青蛙的领地。

“向往都是烟往上走，哪轮得到煤球向上窜？”

“既然是井的话，向下挖不就有水了吗？何苦天天为了这点东西争来夺去？”

“还不是那么蜘蛛霸占着最底层又不肯向下挖？这哪是什么烟囱！”

克兰拖走了图尔，结束了图尔与青蛙的无意义对话。

再往上是章鱼的领地。

“什么？你们要到大楼外去看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，我已经预见，外面定是一片深渊与虚无。不要再追求了，深渊会吞噬你的，煤球！”

“伟大的章鱼姐姐，我能够向您讨些水吗？”克兰问。

“小事儿！”章鱼姐姐给了克兰一杯水。

“伟大的章鱼姐姐，我还能向您讨些火柴与蜡烛吗？上方是鼯鼠的区域，没了您的馈赠，我们寸步难行！”

“给！”章鱼姐姐给了克兰一些火柴与蜡烛。

离开后，克兰偷偷向图尔说：“也没什么伟大的，不过在愿意送水这一点上，倒也还算伟大。想进来打个滚吗，我不介意你也享受一番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虽然心里很想，但是图尔依旧拒绝了克兰，悄悄地喝了些自己水罐里的水。图尔看了看克兰水缸里的水量，似乎比刚见面的时候还要多，哪怕一路上又是给过路费又是自己消耗，克兰总能赚回来。聪明的人真厉害，图尔心想。

再往上是鼯鼠的领地，克兰点起了蜡烛。

“鼯鼠们眼神不太好，但嗅觉十分灵敏。我们屏住呼吸，悄悄通过，他们不会发现的，省点过路费。”

图尔听信了克兰的话，差点窒息在半路。

再往上是蝙蝠的领地。

“又有煤球要向下探索呀？”

“我们是向上走！”

“分明是向下！”

“向上！”

克兰拖走了图尔，再次结束了没有意义的对话。

“如果没有边界就好了，大家都生活在一起。”

“图尔是这样想的吗。”

再往上是鲨鱼的领地。

“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鲨鱼的信仰是水杯，万不可在他们面前乱说话。”克兰把图尔的每一只眼睛都盯了一遍。图尔点了点头，和克兰一起进了电梯。

电梯门开，图尔觉得今生不可能看见更多的水了，就像是水源一样，不知道是这里的水分配给下层居民还是下层居民的水全都汇入这里。如果说克兰乘坐的是浴缸，鲨鱼们拥有的就是泳池。

“很震撼吧。”克兰一边说一边往自己的浴缸里装水。“烟囱里的水源是外界灌进来的雨水，占据高地的鲨鱼垄断了所有的雨水，分配给下层居民的很少，因此水变成了一个既是必需品又是奢侈品的存在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统治着我们海豚，而我们又是所有居民之间的连通者，相当于鲨鱼间接统治着所有的居民。”

“你这样偷水被他们发现了可就不好了！”图尔想阻止克兰。

“不用担心，鲨鱼们不会在乎这一点点水的，就算发现了也不会怎么样。再说了，垄断水源本来就是他们的不对，别这么死脑筋，你也把你的水罐装满吧！”

图尔犹豫着拿出水罐，又放了回去，摇了摇头。

“奇怪的家伙，不懂变通！”

“喂，那边的海豚和煤球，你们过来！”浑厚的声音传来，图尔仿佛遇到了繁星一般。

以为是克兰偷水被发现了，图尔有些胆怯地跟在克兰身后。

“你们是要到水杯外面去是吧？”鲨鱼张着大嘴问话。

“是的，我们要到外面去。”克兰回答。

“水杯的盖子已经被盖上了，你们回去吧。”

“什么？为什么？烟囱是不会有盖子的！”费了千辛万苦才从烟囱的最底下一步一步爬上来，突然被告知要无功而返，图尔不能接受。

“烟囱”二字出口，克兰瞪了眼图尔，赶忙打圆场：“小煤球从水杯的最底下来，受天谴声的危害摧残，神智有些不清，不懂得水杯可以被封口……”克兰话说一半就被图尔打断了。

“为什么突然被封口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去，你们凭什么——”

“安静点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对我指手画脚。我们凭什么？你又有什么资格质疑我？居住在最底层的居民，如此不知好歹，跨过多少层级，跳到我的头上？”

“‘所有的居民，无论信仰，无论地域高低，一律平等’，这是绘本上的原话，绘本不就是你们鲨鱼编写的吗？既然不是你们的真心话，何必在绘本上写如此虚伪的标语？”

鲨鱼轻蔑地笑了一声，“靠绘本来认识世界，乳臭未干还来冒险！水杯之所以盖上不就是为了你们蜘蛛和海豚，一个劲地出去送死！我们那么努力地管理好水杯居民，给你们舒适的生存环境，在你们眼里却一文不值！不想好好过自己的生活，与其到外面去送死，不如成为我的肉食！”说罢，鲨鱼张开血盆大口，一跃而起吞下了图尔。

克兰在一旁早已吓得动弹不得，花言巧语在生死攸关时冒不出半点芽，连为自己求饶的话语都吐不出。

鲨鱼的怒容突然变成了痛苦，紧闭的嘴被缓缓撑开，露出了满口蛛丝。

“图尔！”克兰大喊。

雪白的蛛丝中冒出了一块小黑煤，图尔继续吐丝将鲨鱼的行动封锁，牵着克兰的带轮浴缸飞快地逃跑，在鲨鱼们还没回过神来时离开了鲨鱼的领地，来到了有去无回的通往外界的地方。

“你好像长大了，图尔。”

“是吗。没有盖子啊。”图尔抬头看。

“没有啊。”

鲨鱼领地再往上就没有了电梯，常年没有人经过的样子，落满尘土。图尔用蛛网将自己和克兰拽上去。

图尔向克兰要来蜡烛，点了起来，照亮了四周，一些不太认识的机械器具像杂物一般胡乱堆砌着。继续往上走，明亮了起来。两人看到的，是星空和月亮，不是画在绘本上的，而是真实的，虽然遥远，但是很近，像是伸出手来，就能够摸到。

“这就是外面的世界……好美。”图尔看着入了迷。

“这是夜晚。没有灯的夜晚。”克兰笑着说。

“我们继续往上走吧，看看还有什么，看看我们居住的地方到底是什么，看看先我们一步到达的冒险者们去了哪里……”图尔说着，眼眶都有些湿润。

到了最上头，湿润的风轻轻吹拂着，让两人倍感惬意。但那“天谴声”也越发清晰，此时，二人已没有了恐惧的心情，只是向往，仅有一味向往。

“是海！克兰，我们在海上！是灯塔！克兰，我们在灯塔里！”看到大海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愣住了，愣了好久，图尔才率先反应过来。

和大海相比，鲨鱼的泳池，不过是一颗水珠而已。日夜追求渴望，耗尽一生都在找寻收集的东西就在身旁，那么近，近到只隔了一层薄薄的墙壁。“天谴声”也不过只是海水拍打

灯塔的声音。夜夜惧怕的东西就是自己所追求的东西。强忍着内心油然而生的一股想要跳进海里的冲动，图尔无奈地又笑又叹气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与姿态，竟在月色下跳起舞来。

再看克兰，像是回应图尔似的，从自己的敞篷跑车中高高跃起，跃过月亮。一瞬间，图尔以为克兰和月亮融为了一体。

舞毕，图尔转头向克兰说：“克兰，我们回去，告诉他们，我们生活在灯塔里！告诉他们，墙壁的外面是海！”

图尔回头，只看到孤零零的一缸清水，在海风吹拂下，水的表面泛起了阵阵波纹。在海的一面装海，真有你的啊，克兰。“克兰！”图尔咆哮起来。从敞篷跑车中跃出的克兰并没有落回敞篷跑车里，而是落入了海里。

图尔死死盯着海面，期望克兰再次探起头来。哪怕克兰要走，图尔也想要一个道别。

不知道盯了多久，盯到图尔的眼睛疼得不行，盯到月亮从海面上荡到头顶，图尔才看到克兰的身体浮出水面，失去了生命体征。

为什么海豚的体型比繁星还小？图尔想起自己曾经问克兰的话。“这是在烟囱里生活难免的。”克兰是这样回答的。在烟囱里生活难免的。为了能够在烟囱，不，灯塔里生活下去，居民们都抛弃了自己原有的模样。就像在半桶水中生活的克兰，无法承受大海的拥抱。于是在回到本该被称为“家”的地方的时候，克兰杀死了自己。

图尔就那么看着克兰顺着海水飘走，哭也哭不出来。

克兰消失在图尔的视野中，图尔去看克兰的敞篷跑车，期望克兰还在车里，给自己讲灯塔居民的故事，拿自己取乐。可是克兰不在了。图尔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父母、祖辈是怎样死去的，图尔只能希望他们纵身跃下时，是在一个月亮高挂的美丽夜晚，这样他们至少欣赏过一刻外面世界的美景。

顺着克兰的敞篷跑车，图尔看到了灯塔上的灯具。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用了，这是一座无人的岛上，废弃的灯塔。夜则明火，图尔把蜡烛放到了废弃的灯具上，像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，图尔开始擦拭透镜，给旋转机上弦。

灯塔亮了，开始运作了。

灯具的下方，有一本本子，像是被灯保护着的，除了纸页发黄，毫无破损。图尔拾起了本子，翻开，里面写满了字，是日记。

“台风又来了，我们补给剩下的不多了。

通讯设备坏了。

好可怕，整座灯塔都要被风吹倒，被浪拍倒了一样。

我们不能上去点灯了。

风好像小了一点，但依旧很大，友人执意要上去点灯，我拦不住。

友人去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回来。或许灯具被吹坏了，友人还在修。

天亮了，友人依旧没有回来。

友人去了好多天了，还没有回来，去哪儿了呢，去哪儿了呢。

台风平息了，我找遍了整座灯塔，看不到友人。

我找了十几遍了，看不到友人。

友人被风吹走了。

第二波台风紧接着就来了。

我钉上了灯塔里所有的门和窗，这样我就不会被风吹走了。但这样的话，友人就回不来了。

我被遗忘了。

好孤独。

台风过去了，我爬到了灯塔顶上。

灯坏了，根本点不亮。

好饿。

我好像出现了幻觉，我的脚不见了，变成了许多的蜈蚣爬走了。

没有脚，我无法走动了。我的关节掉了下来，变成海龟爬走了。身体虽然破碎了，但似乎还能够使用破碎的肢体，只是看着比较奇怪。

今天不见的是整个腹部，耳畔传来了呱呱呱的声音。明天会是什么变成什么呢？

是手，变成了章鱼！我不得不用牙咬着笔来写字，虽然很不熟练，但我有一整天的时间来写，不知不觉就写了这么多呢。

今天掉落的是鼻子，那个生物应该是鼯鼠吧。明天会是什么呢？

耳朵变成了蝙蝠飞走了，我再也听不到烦人的海浪声了。

头顶窜出了一群海豚，咬着笔的牙齿变成了鲨鱼的牙齿。眼睛掉了下来，眼睛不是我的了，我看不见了，不知道它变成了什么。我再也看不到最爱的大海了。”

读完日记，图尔有点懵，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，才似乎懂得了什么。图尔想和克兰分享自己看到的東西，可是克兰不在了。

“生命会逝去，早晚都会逝去。但是，我的生活还要继续。我该回家了。”

图尔拿着灯塔人的日记往回走，图尔要告诉灯塔的居民们，他们居住在一座灯塔里，还要告诉他们，灯塔的外面是海。

不行，他们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往海里跳，应该循序渐进慢慢地让他们接受。

先去告诉鲨鱼，克兰说过，鲨鱼的信仰中，天譴声就是水流声，鲨鱼一定不会那么冲动。让鲨鱼们重新编写教育绘本，和鲨鱼商讨，让他们多分出一些水，让水不再是奢侈品，最好让大家都学会游泳。

还要让灯塔居民们知道，我们都是从同一个人身上演变而来的，不要再分三六九等，不要再分地域。

要让灯塔的居民们接受真相。

鲨鱼们看了日记，决定同图尔商讨对策，图尔说，等自己回去探望爷爷了之后，再上来共同商讨。鲨鱼们决定让图尔回去一趟。

图尔来的时候，一路上受到重重阻挠。图尔回去的时候，大家都给图尔让着路，尊敬有加。

图尔回到蜘蛛的地域，得知爷爷和繁星已逝时，在他们的墓前点亮了两只蜡烛。